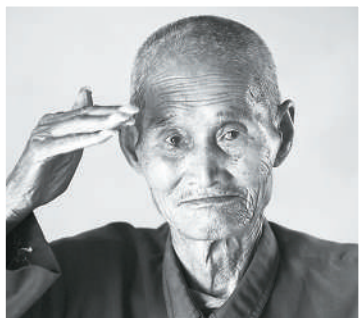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摄影记者王玉华——

## 文献摄影让老兵形象更饱满



▲王玉华(左)在采访老兵孙春林。  
陈旻摄  
◀《最后一个军礼》。  
王玉华摄

摄影对我来说是一种修行。作为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工作的摄影记者，自2013年底开始，我利用工余时间和节假日，深入农村、社区，探访医院、养老院，对生活在金坛以及北京、上海、福建等地，曾在江苏茅山地区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进行抢救性采访，以文献摄影的手法拍摄了77名抗战老兵。文献摄影的手法要求我必须走进历史深处，走进老兵内心，将“环境肖像”“生活场景”融为一体，努力把抗战老兵拍摄得坚毅伟岸、凝重肃穆。为了呈现一名老兵，我一般需要多次采访，拍摄的照片少则几百幅多则上千幅。拍摄1944年加入新四军的老兵夏锡生时，我去到夏老家里采访了不下10次，他仅头部就有3处子弹伤：一处是子弹将帽子打飞从头顶擦过，一处是子弹从后脑勺脖颈处擦过，最惊险的是一枚子弹从口中

“农民导演”郭宏伟——

## 英雄的故事不能埋进土里



▲郭宏伟(左)在为抗战老兵整理衣装。  
王保军摄  
◀抗战老兵郝云雷。  
郭宏伟摄

我是一名影视工作者，从小就特别喜欢表演，大伙儿都叫我“农民导演郭小二”。其实我就是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上郭乡路家庄的一个普通农民，从小在农村生、在农村长。年轻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经朋友介绍，我在北京打工边跟着剧组学习，场工、制片、剪辑，剧组里的岗位我几乎干了个遍。摸透了影视制作的门道，忙里偷闲时，我就在心里酝酿剧本，想着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拍摄关注农民和农村的电影。终于，在进入影视圈的第12个年头，也就是2010年，我自筹资金、自编、自导、自己主演，在运城市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电影《河东师情》，从此做起了“农民导演”。2023年，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，我在运城市万荣县拍摄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，他们讲述的一个个视死如归、以身许国的壮烈故事，让我一次又一次被感动。从此，我心里就装着比庄稼和电影更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在抗日战争中，一批批青年人怀着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走上战场，谱写了一部部同仇敌忾、保家卫国的壮烈史诗。多年来，全国各地多名摄影师长期跟拍抗战老兵，用

光影展现老兵英姿。本版特推出“他们，用光影为英雄立传”专刊，邀请4名摄影师分享他们的拍摄故事与感悟，从记录者的视角描摹抗战老兵的英雄气概，带我们一起致敬先辈血捍山河的信仰之力，汲取矢志奋斗的精神之光。

——编者

退役军人姚振锋——

## 照片在，精神就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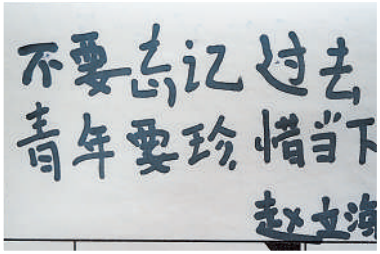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姚振锋(左四)与老兵来到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。历飞摄  
◀抗战老兵和大学生一起高唱《露营之歌》。  
姚振锋摄

拿起相机的第30年，我依然会为镜头里的画面热泪盈眶。当101岁的抗战老兵王凤和颤巍巍举起右臂，敬出标准军礼时，快门声仿佛与历史的回响重叠——这是我拍摄的第279名老兵。1995年刚拿起相机时，我镜头里是部队训练场上战士的汗水、硝烟以及边防一线星辰大海。直到2014年首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仪式上，一名老兵颤抖着敬礼，呢喃道“战友回家了”，那未被定格的瞬间成了我毕生遗憾。正是这份遗憾，让我把镜头转向了这个个“活着的历史”。2021年，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时，我终于捕捉到4名老兵共同敬礼的画面。后来，那张照片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素材，“走进”了沈阳的大中小学，我忽然懂了：影像能传递永不褪色的精神。与老兵深交后，我发现他们藏着共同的遗憾——“一辈子没穿过军装拍张军礼照”。志愿军老兵金东辉拍摄时没穿军服，他说退伍后几经搬家，军装不慎遗失。老人落寞的眼神刺痛了我，我辗转联系，复刻了一套志愿军军装。当他穿上军装的那一刻，浑浊的眼睛突然亮

90后摄影师史云鹏——

## 镜头下，我读懂了军人的“仪式感”



▲史云鹏(左一)和4名老兵合影。  
肥城市委宣传部供图  
◀老兵写给青年的寄语。  
史云鹏摄

18岁那年，我攥着干兼职攒下的600元钱，在二手市场买下人生第一台单反相机。背着这台相机，我踏上山东肥城的乡间土路，寻找那些曾为国浴血奋战的老兵，用快门为即将远去的峥嵘岁月，留存一份鲜活的历史记忆。最初，老兵于我而言，只是历史长河中模糊的群像剪影。直到遇见路良平爷爷，这份认知才被彻底改写。那是我第一次拍摄老兵，手足无措地站在路爷爷家院子里，他正忙着晾晒玉米，见我来，笑着招呼：“来吧，多拍点。等我走了，这些就是后人们的念想。”这句朴实的话，让我按下了第一声快门，也开启了长达7年的牵挂。7年里，温暖的片段俯拾皆是。路爷爷家种的南瓜从不易易送人，却总记得为我留一个；我专科毕业时，他特意包饺子招待我，攥着我的手反复叮嘱：“娃，要接着考学，要为国家做事。”这句嘱托，成了我专升本路上最坚实的动力。2023年2月，我站在路爷爷的墓前，拍下了我们的最后一张“合影”，照片里

了，像熄灭多年的火炬被重新点燃。那瞬间我明白，我的镜头不仅要记录容颜，更要记录历史，让英雄有“像”。为了拍好这些老兵，我背着器材翻过山沟、蹚过泥泞，哪怕顶风冒雨走一小时山路也值得——他们的故事，不能随岁月流逝。每次和老兵的拍摄与交流都是一次精神洗礼。“起来哟，果敢冲锋，逐日寇，复东北……”和抗联老兵杨振国一起参观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时，他触景生情，动情地唱起《露营之歌》。杨振国14岁背着干柴进山参加抗联队伍，每天吃的是野菜和松果，每次战斗都要更换一次营地，他说：“这首歌我唱了80多年，看着这露营场景，很是想念他们，好想把胜利80年的喜讯告诉长眠在白山深处的同志们啊。”这些年，我不仅是摄影师，更成了“历史摆渡人”。陕西的战友许骋委托我寻找烈士大伯的名字，我在烈士陵园拍了20多张照片给他，看着屏幕那头“找到了”的消息，我知道这些影像正在连接过去与现在。一个人的经历是故事，一群人的经历是历史。退役后，我和志愿者们完成了57名老兵的口述采访，整理出20余万字的战斗故事。我带着这些照片和故事走进了100多所学校和社区。看着孩子们围着照片追问“爷爷当年怎么打胜仗”，我总会想起老兵们的话：“我们把仗打完了，你们就不用打了。”现在的孩子们或许不懂冻土豆的滋味，但透过照片里的皱纹与勋章，他们能触摸到信仰的温度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我正筹备新展，要把13名抗战老兵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。有人问我为什么坚持跟拍老兵，我总会重复那句话：“老兵在，历史就在；照片在，精神就在。”当金东辉穿上军装的瞬间被定格，当王凤和的军礼穿越百年，这些影像早已超越照片本身，成为民族记忆。三十载光影流转，我从军营记录者变成历史守望者。在沈阳这座英雄城市的红色底片里，藏着无数这样的故事。如今每次按下快门，我都觉得是在与历史对话。那些“血捍山河”的誓言，那些“寸土不让”的坚守，我们每个人都应铭记在心。我愿做那个用镜头温暖历史的人，让老兵的家国情怀成为照亮未来的光。因为我知道，当年轻一代能从照片中读懂老兵心中的山河，从军礼中看见信仰的力量时，民族复兴的征程上，就永远闪烁着生生不息的奋斗之光。这，就是我用3万张照片守护的初心。（本报记者刘洪超采访整理）